哲学气质探讨

一个幽灵，名为“超验”的幽灵，在各种批判的话语里反复回响。诚然，在一种“现代性”的语境里，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人的观点或动机的来源是“超验”的，便等同于在直斥他人的观点破绽明显大可指摘，或直接把其划归于经常被当靶子打的经院哲学里。但，当对理论的讨论一旦稍为深入，各种肤浅的议论不再那么直观地浮于表面时，超不超验的问题又显得十分值得严肃对待了。即使那些伟大的头脑们，也从不敢武断地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，以致于在种种大的框架里，都有对这个问题的独到处理，有着专门的长篇大论。但凡是专著，又只能是学术水平高的，换言之是脚尖不着地的，外行根本不可能与之交流的东西，因此它们不能直观的解释许多流俗的问题。本文想探讨的也正是一些流俗性的问题。

1

如果一个人认为所有哲学都是一种偏见，那么他便不会从事哲学相关的工作。能不能说批判无非是各种偏见的折衷表达？左翼会说奴隶社会的道德是奴隶主的道德，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是资本家的道德，“劳动是美德”是那些根本不用劳动的老爷们推行的道德，那么，我们同样可以说，把天堂想象成是一个无所事事只有享乐的场所，同样是那些只求休息的疲倦劳工们的自我表达，这种争论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，毫无结果。这时就会有人跳出来说“屁股决定脑袋”，仿佛他们就是住在马桶里的人，抬头只能看见屁股。立场先行自然是最肤浅最值得批判的，它的直接结果就是抓“成分”：贫下中农成分最好，先天性的思想最优越。当然从相反的层面来讲，这是一个理论付诸实践时不可避免的问题：首先实践得是一种广泛的政治活动，这种活动不能要求受动的所有人都精妙的掌握了理论，而只能以一种简单的方法论来取法乎上仅得其中。比如各种平权运动里，那些需要被平权的，理论中的弱势群体们，无论想不想被代表（有没有这个觉悟，是否了解进步自由主义的理论），都被激进的运动者们直接的代表了，乃至看到一种身份（女性，黑人，LGBTQ）就先验地确定了TA的形象：受压迫的、善良的，甚至有德的（取乎法上），来反衬出进步运动的反对者们的形象：反动，少智，落后。这一个体的自我表达便只能屈居次位甚至失语，整个过程便不可避免的立场先行，乃至与原本的精神背道而驰了。